

父亲们的铁锹

■孙道荣

父亲最常用的农具，是一把铁锹。

清晨，早起，不刷牙，不洗脸，不吃早饭，父亲就扛着一把铁锹，出了家门，他习惯了每天先去庄稼地里转一圈。父亲去地里转，是要看地里的庄稼们需要啥，他就帮它们做一点什么。父亲不是阳光，也不是水，不是农药，也不是肥料，但父亲看一眼庄稼，就知道它们需要什么，他就会想办法给它们。我很好奇为什么他总是扛着一把铁锹？似乎一把铁锹，就能解决田头所有的难题。

母亲去地里，也是从不空手的，她不是带一把镰刀，就是扛一根锄头，要不然，就是挎个篮子，里面还有一把小铲子。我后来看出了他们的区别，父亲从庄稼地里回来，都是空着手的，他的铁锹上沾了泥。而母亲，总是会带回一把蔬菜，一篮瓜果什么的。父亲扛着铁锹，是去挖的，或者填的，而母亲带着镰刀或铲子，是去收割的。

我相信，村里的每一块土疙瘩，都认识父亲的铁锹。

父亲扛着铁锹，来到了水稻田。水稻已经抽穗了，父亲弯腰，鼻子凑到稻尖上，似乎这样就能提前闻到稻子金黄

时的味道。不过，显然还早了点，此刻他嗅到的是与他青春期儿子一样的气息。父亲又扒开稻丛，看了一眼水稻田里的水，水汪了稻根。父亲便用铁锹，在田埂上挖了一个缺口，将稻田里的水都放掉。在秧苗插下去之后，父亲天天扛着铁锹，绕着稻田转，看到田埂有缺口，漏水，父亲就赶紧用铁锹挖土，将漏洞堵上，将田埂夯实。有时候我看到父亲卷起裤腿，跑到稻田中央，去挖，原来是一个老鼠洞，水都从那个鼠洞里流走了。为什么现在他又自己挖了个缺口，将稻田里的水都放掉了呢？父亲告诉我，水稻的一生，并不总是需要满满的水，抽穗和灌浆之后，就要将稻田里的水都放干净，这样，水稻才能长得旺。

父亲又扛着铁锹，来到了村后土坡上的旱地，这里，种着棉花，花生，还有番薯。这些农作物，也需要水，但只要根部有一点水，它们就活了，多余的水，会淹死它们，因而，它们的地里，都是有沟垄的。如果旁边有一小块空地，父亲就用铁锹，一锹一锹挖，将土全部翻一遍，母亲下地后，就会给这块地，再种上西红柿，青椒，或别的什么。大块的地，用

牛耕，小块的地，就用铁锹挖。即使大块的地，边边角角，犁不到的地方，父亲也是用铁锹挖。如果犁过的地，土太硬了，把不碎，父亲就用铁锹，将一块块土疙瘩挖起来，然后，铲碎，敲碎，拍碎。

只要是一块地，父亲的铁锹，总能派上用场。他一次次用铁锹，将土挖开，耨平，让土松软地迎接种子。如果你是第一次用铁锹挖地，你的手掌心一定会留下血泡。我的父亲不会，在他还很年轻时，他手上的那些血泡就已经结成茧子了，在父亲拿起一把铁锹时，这些茧子，就已经成了铁锹的一部分。

铁锹当然不只是开垦或播种时，才有用，收获的时候，也离不开它。花生熟了，番薯熟了，土豆熟了，都得用铁锹挖。铁锹又不长眼睛，它不会伤了土里的作物吗？父亲的目光，似乎能穿透土地，看到土里的作物，他的铁锹头就会避开它们，就像一头耕地的老牛，它的四只蹄子，从不会踩上庄稼一样。

男人们干活累了，就会将铁锹往地头一插，你远远地看过去，一把铁锹，又一把铁锹，像个小树林。这时候你才知道，其实不仅我的父亲喜欢铁锹，村里

的男人们，都有这样一把自己的铁锹，那是一个农村男人最重要的农具，也是最亲密的伙计。

这些一辈子生活在土地上的男人们，他们有很多农具，犁，耙，耨，镰刀，锄头，木叉，扁担等等，唯有铁锹，是他们下地的时候，要一直带在身边的。他们时时刻刻扛着一把锹，随时准备将一块土挖开，播下种子，埋下希望，或者挖出土里的果实，挖出全家的生活。铁锹，是他们最顺手的农具。即使是农闲时节，下地的男人也一定会扛着一把铁锹，他不拿它挖地，也不用它收获，他只是让铁锹和自己一样，不闲着。

当他们老了，他们也是用铁锹，在大地之上，挖一个坑，将自己埋了。茫茫大地，你用铁锹随便一挖，里面都有谷物的残骸，还有一代代人的希望。

夜航船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每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模糊我的双眼。在我的心中，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度、最慈祥的人。他天生一副好脾气，跟母亲结婚六十多年来，处处让着母亲，从来没有跟她红过脸，拌过嘴。从小到大，也从不打骂我们子女。对待外人，永远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样子，为人处世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父亲晚年时，与母亲两个人住在老家，打牌和看电视成了他最喜欢的两个娱乐活动。为了有人能陪他打牌，有时他会故意输牌，甚至留前来打牌村民吃饭。母亲有怨言，他解释说只有让他们开心了，他们才会乐意陪他这个老头子玩。每天看电视，他雷打不动的节目就是新闻频道，看时事新闻，昨天美国怎么了，今天台湾又怎么了，哪里打仗了，哪个贪官被抓了，比我们还清楚，还时时提醒我们吃公家饭的千万不能贪赃枉法。

父亲跨过九十岁后，看上去比八十岁的人还要年轻，思路依然清晰，生活自理如常，作息保持规律。他曾乐观地认为自己可以活到一百岁。他说生活在这样的太平盛世，想想都是幸福的。但不幸的事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2018年7月13日下午，我在办

湘湖诗会

壬寅清明

■朱超范

其一
荏苒韶光不暂休，放怀莫歇醉时讴。
汉宫传蜡天恩鄙，晋俗浮觴胜事留。
寒食相逢为旧约，清明离别抱新愁。
人生一梦寥无影，唯有沧浪不尽流。

其二

谁能身置尘嚣外，微雨疏风度远岑。
修褭马蹏航未泛，登楼玉璨赋初吟。
山高岁久青松老，溪浅春残翠柳深。
紫燕黄鹂合双舞，清明可以踏芳心。

其三

昔忆临安景色奢，满城宋韵向人夸。
草边蹴鞠威声远，云外秋千倩影斜。
晴日暖风穿御柳，清明寒食照京花。
古今论说天堂景，惟仗新诗对物华。

其四

胜日登临兴未阑，稍停山寺作盘桓。
甘泉手掬心头静，幽树身依天际宽。
远岫无须添气象，高空不必羨飞翰。
节佳晴朗清明好，一片风光画里看。

其五

登山扫祭莫悲歌， reliant晴云气会和。
幻化可能徒失意，追寻聊复漫吟哦。
偶然节物三杯酒，终古斋名一道科。
寒食何嫌风雨冷，天涯骚客此经过。

其六

千载光阴短更赊，三春消息报芳华。
陶潜彭泽耽行酒，陆羽径山初试茶。
胜地不知谁做主，浮生恐是此为家。
途中有客何惆怅，独倚东风对晚霞。

其七

莺花紊乱清明日，但怜流水碧相通。
芳草汀洲迷去鹤，夕阳楼阁度飞虹。
画船争胜屏风里，翠幟都浮明镜中。
眼底韶光三月歇，高朋谈笑一尊同。

其八

清明礼祭感春怀，父母冥灵问峻崖。
封鲧长留崇德薄，和熊常写报恩牌。
落花烟里情堪许，细柳风前意未埋。
莫向荒郊伤寂寞，千抔黄土寄形骸。

其九

绮景撩情阡陌连，清明只许故人怜。
似知节令饶今日，趁赏群芳胜昔年。
幽雅须吟乡里曲，高谈不问酒中仙。
苍松入暮还停鹤，当是阳春树接天。

其十

景说清明本有余，但因幽愤未全舒。
俄乌烽火期停歇，冠毒阴霾须划除。
欲借春雷动环宇，还凭雪浪贯长渠。
沧桑正道难能改，青史谁堪信手书。

湘湖新苗

小院独处

■徐梦滢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那安静的乡村更是我的心仪之地。

在民宿里，有一处地方是我最喜欢的，那就是民宿的小院。

在种满花草草的小院之中，享受着生活的美好。茶香在花香中四溢，充满着乡村气息的小院，带给人舒适的家乡的感觉，相信人人都会喜欢这样的小院。

我坐在小院的摇椅上，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在阳光下享受着，时间仿佛也被美好所打动，渐渐慢了下来。

篱笆院子里，靠着山，靠着水，微风，阳光，鸟鸣，青草的芬芳、美丽，变成一首宁静的田园诗。

生活在阳光和音乐的世界里，留一池清水，让金鱼在水中嬉戏，荷花飘香；种一园果蔬，施肥除草，四季皆绿树树挂果；喂一群小鸭，打一口水井，守一角院落，简直不要更美好。一缕阳光洒在小院，青藤漫过篱笆，绿色成荫。我在摇椅上，晒着阳光，打了个盹儿。

在这悠闲的午后，静静地发呆，给灵魂一个歇息的时间，看庭前花开，赏夕阳西下。

在幽静无人的夜晚，抬头看着满天的繁星点点，望向远处山上那亮着路灯的栈道。太“治愈”了。

早晨，村里的公鸡打破了宁静，此时雾气弥漫，我走到院子里深吸一口空气，闻着满是自然清新的花香。还真不愿离开这个乡村。

我渴望回到自然，让自然拥抱着，这原本不是梦。自然无私，为我们带来了四季丰富多彩的美景；自然伟大，为我们创造了成千上万的生灵；自然仁慈，她用她的血液，用她的一切哺育了我们。

无论城市多么繁华，也没有自然美丽，回归自然，给自己一个感受的机会。

城间僻静一处，享两三树木，雅致盎然。回归自我，处小屋一筑，迎夕阳，日子缓缓，都是为了让你人生的那个圆变得更加完美，并且一直圆满下去。

凡人脸谱

父亲有个绰号叫“唐僧”

■傅志泰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每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模糊我的双眼。在我的心中，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度、最慈祥的人。他天生一副好脾气，跟母亲结婚六十多年来，处处让着母亲，从来没有跟她红过脸，拌过嘴。从小到大，也从不打骂我们子女。对待外人，永远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样子，为人处世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父亲大名亦培，生于1927年9月，小时候读过私塾，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村里多数人都尊称他为“培先生”。

父亲不仅毛笔字写得好，戏文也唱得很好。他肚子里仿佛总有讲不完唱不尽的戏曲故事，小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缠着他讲个故事才肯入睡。父亲年轻时曾是官都绍剧团的老生演员，周边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记得父亲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演的“唐僧”，扮相端庄，唱腔优美。可惜这个绍剧团在我出生前就解散了，我只在上初中时观看过父亲的一次演

心香一瓣

奶奶的好,让我至今难忘

■金阿根

又是一年清明节,我会在奶奶的墓前放上她最爱吃的水果糕点,点上清香拜上三拜。奶奶在世时,我对她的感情远远胜过父母。虽然奶奶离世多年了,她的慈爱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

因为我家几代单传,奶奶对我总是百般宠爱。我小时候常闹肚子痛,她听说吃“天医殿”香灰就会好,就领着我去了。新街离我家几十里路,她背我一段我自己走一段,炎热的天汗水浸湿了她的蓝布衫……

我们家境贫寒,吃饭时很少有好菜,父亲不在家时老是几碗青菜咸菜,我吃不下饭母亲就骂我,我连饭带碗扔在地上,这下母亲抓起扫帚柄要打我,我就飞快逃到奶奶屋里。自从爷爷被日寇杀害,奶奶和小姑就在西厢房单独开伙。母亲看到我躲在奶奶怀

闲坐烹茗

岁月静好,螺蛳永不缺席

■许金晶

 嘍螺蛳过酒,强盗来了也不走。这是一句几十年前的民间俚语,刨去物资匮乏年代对于吃食的将就,也足以说明螺蛳在世人心中的味觉地位。

 关于螺蛳的俚语,还有一句是:清明螺,赛过鹅。一年四季,除了螺蛳产卵的一月,四季皆食,唯独清明前后,螺蛳肉壮,也吸饱了温暖的春水,显得格外的有滋有味,比起那让人嗷嗷叫的鹅肉啊,有过之而无不及。

 江南人家,凡是有水的地方,这种寄养在水中的精灵,一般随处可见,这几年水生态恢复得好,螺蛳也清爽,不脏。

 那时父亲在公社的宣传队,他到我们学校来表演自编的一首绍剧清唱节目,内容是歌颂家乡一位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烈士的英勇事迹。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在台上的表情,他因唱得投入,那张原本白净的脸涨得通红,那高亢激昂的唱腔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由于父亲演过“唐僧”这个角色,所以他还有个“唐僧”的绰号。父亲的性格也颇像唐僧,有一颗慈悲为怀的善心。记得姐姐有次放学哭着回家说,学校里开忆苦思甜会,请来的一位贫雇农代表,解放前曾是爷爷家的长工,在会上讲爷爷的坏话说剥削他们。父亲听了也不生气,只是劝姐姐不要放到心里去。他说做人要讲良心,这个人的老婆还是你爷爷花钱给他娶的,我们不要跟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去计较。母亲也常常说起父亲的善良,她说三年困难时期,自己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父亲仍将家里不多的米借给人家,而且一直不忍心去催要讨还。父亲还有像唐僧那样的执着,对

 佛教和道教都有一定的学习研究,不少佛经他都能倒背如流。有次去普陀山旅游时,他对着一尊尊佛像,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一个个历史典故,让我惊叹父亲知识的渊博。

 父亲晚年时,与母亲两个人住在老家,打牌和看电视成了他最喜欢的两个娱乐活动。为了有人能陪他打牌,有时他会故意输牌,甚至留前来打牌的人去计较。母亲有怨言,他解释说只有让他们开心了,他们才会乐意陪他这个老头子玩。每天看电视,他雷打不动的节目就是新闻频道,看时事新闻,昨天美国怎么了,今天台湾又怎么了,哪里打仗了,哪个贪官被抓了,比我们还清楚,还时时提醒我们吃公家饭的千万不能贪赃枉法。

 父亲跨过九十岁后,看上去比八十岁的人还要年轻,思路依然清晰,生活自理如常,作息保持规律。他曾乐观地认为自己可以活到一百岁。他说生活在这样的太平盛世,想想都是幸福的。但不幸的事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2018年7月13日下午,我在办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每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模糊我的双眼。在我的心中,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度、最慈祥的人。他天生一副好脾气,跟母亲结婚六十多年来,处处让着母亲,从来没有跟她红过脸,拌过嘴。从小到大,也从不打骂我们子女。对待外人,永远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样子,为人处世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父亲晚年时,与母亲两个人住在老家,打牌和看电视成了他最喜欢的两个娱乐活动。为了有人能陪他打牌,有时他会故意输牌,甚至留前来打牌

 第一名,奶奶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说是她的功劳。 五岁那年,我对奶奶说要写毛笔字,奶奶找出二叔用过的笔墨砚台问我哪里写?我说在堂前的板壁上写。这杉木板壁还有七八成新,奶奶说少写几个字别把板壁弄脏。我刚写了几个字,父亲从田里回来了,一看就大发雷霆,抡起手臂要打我。奶奶把我拉在怀中挖苦父亲,说你小时候不愿读书,如今连毛笔怎么拿都不知道,弄得父亲哭笑不得。后来我在村上为邻居写春联,大家都夸我毛笔字写得漂亮,奶奶就笑着向人家说,我孙子五岁就会写字了。

 1964年我应征入伍,奶奶听说部队经常有作战任务,就天天站在村口等我的信,偏偏我四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又听有人说你孙子说不定“光荣”

 把它那些虫啊害的,统统养养清,那样吃起来也不会得寄生虫病。

 峥嵘岁月,记忆中的美食美味,螺蛳绝对是排得上号的,螺蛳不管用炒,爆香,还是清蒸蒸,洒点酱油葱花,抑或是搭配点小虾小鱼煮一煮,只要火候周正,切忌忘老了烧,那滋味都是一等一的鲜,是连眉毛都要鲜掉的,一啜一咬,唇齿间,像掉进了味精盒里,浑身得劲。要再来一壶绍兴花雕酒,那简直就绝配了,酒呷一口,螺蛳嘍几颗,再嘍吧嘍吧嘴,那是天塌下来也不要管的劲头了。小时候嘴馋,吃食又少,只要家里吃饭时有益螺蛳,那是要

 多费几碗米饭的,尤其是裹了酱油汁水的汤汁,那绝对是下饭神器,一直要吃到肚子滚圆才肯下桌的。

 到了当代,螺蛳依然活跃在人们流连的酒肆饭馆中,每当日落而息,华灯初上,饮食男女或三五成团、或孤影独坐,一碗酱爆螺蛳一定是最能代表了人间烟火的吃食,此起彼伏的嗦螺蛳声响,夹杂在喧哗吵闹中,仿佛生活之歌简单的儿化音,余音绕梁,平凡的人们在嘍螺蛳中找到了疲惫时的消遣,不管是为了解决口腹之欲,还是尝试着在一吸一哆中学会生存的法门,万千滋味,能感受到酣畅淋漓就好。

 多费几碗米饭的,尤其是裹了酱油汁水的汤汁,那绝对是下饭神器,一直要吃到肚子滚圆才肯下桌的。

 到了当代,螺蛳依然活跃在人们流连的酒肆饭馆中,每当日落而息,华灯初上,饮食男女或三五成团、或孤影独坐,一碗酱爆螺蛳一定是最能代表了人间烟火的吃食,此起彼伏的嗦螺蛳声响,夹杂在喧哗吵闹中,仿佛生活之歌简单的儿化音,余音绕梁,平凡的人们在嘍螺蛳中找到了疲惫时的消遣,不管是为了解决口腹之欲,还是尝试着在一吸一哆中学会生存的法门,万千滋味,能感受到酣畅淋漓就好。